

2019年孔学堂春季论辩大会,四位学者激辩“机器作诗”——

智能写作 给诗带来什么

直通孔学堂

“雨引鸟声过路上,日移花影到窗边。赖有公园夏风地,欣喜玩沙遍河山。”当读到这首诗,是否能想到该诗的创作者不是某位古代诗人,而是一个“会作诗”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4月13日,以“李白很生气:人工智能能写诗?”为辩题的2019年孔学堂春季论辩大会在孔学堂举行,几位学者展开了激烈的学术碰撞。



A 人工智能的写作速度无与伦比

机器人写诗在今天已不算新闻。阿尔法狗完胜人类棋手、微软机器人小冰出版第一部诗集、大量初级法律文书已经可以由AI代劳、未来机器人有可能取代70%的人类工作……人工智能的触角正在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也牵动着当下人们的敏感神经。

程羽黑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有无与伦比的写作速度,可以把《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甚至《莎士

比亚全集》打出来,关键是不是作出来,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一千年前就有人在作,就是中国古代的类书,把一些句子集中起来,给一些写诗的人作参考。可见人工智能就是一个类书的作用,而不是写书,人工智能没有类似于人类感情的审美,写出的诗,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人工智能写的诗,即使有漂亮的句子,只能是完成模仿人的句子

参会嘉宾

中山大学特聘研究员
程羽黑 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严寿激 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陈跃红 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
王兆鹏 教授

主持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胡晓明 教授



贵阳孔学堂 合办
贵阳晚报

国学随笔

古人爱“晒”茶

新茶陆续上市,现代卖家纷纷通过网络“晒”茶。其实,古人“晒”茶的手段、方式并不比现代人逊色。茶从“形而下的器”发展成“形而上的道”的过程,也是不断被“晒”的过程。

北宋初官至户部尚书的陕西人陶穀,在史料笔记《清异录》卷下专门收录了古人炒作、大“晒”茶叶的轶事,并整理成了一篇“茗苑”。今天读来颇觉趣味横生。

读这篇千字文前,我先跟“苑”较上劲,也真的去翻《古代汉语词典》,上面对“苑”的注释是:“茶的老叶片。泛指茶。”

“博通经史”的陶老师为什么用两个“茶”作标题?

茶圣陆羽早就道出玄机:“茶,一曰茗、二曰檟、三曰蔎、四曰笋,是不是茶圣将茶分四等?非也。现代茶博士们认为,“茗”是西南地区称“茶”的方言,东汉时全国推广,后成茶的雅称;“檟”指茶树,不知何时也指茶;“蔎”是古代四川一些地方称茶的俗语;而“笋”指晚摘的老茶片。

茶叶问世后,得到、喝到所谓“名茶”便成为一些人梦想之一,许多人拿出“显摆”。

名茶如此难得,自然有人将此视若珍宝了。北宋初任工部尚书的天津人宴仪就将喝剩的产自浙江湖州一带“味极美”的新茶封存起来,并命名“龙坡山子茶”;而1000多年前,福建人“炒作”品牌茶的意识非常强。

陶穀说,闽国“甘露堂前两株茶,鬱茂婆娑”,便被官人炒成“清人树”。于是“每春初,嫫媧戏摘新芽,堂中设倾筐会”。

而用“名茶”作“敲门砖”去巴结权贵,古人干得也很绝。五代时,有人得到福建的茶膏,取“耐重儿八枚,胶以金缕,献于闽王曦”。谁知,闽国荒唐的酒鬼皇帝王曦还没来得及品尝“缕金耐重儿”就被人杀了,茶叶也被内侍偷走转送给了新权贵。当然,不爱喝茶的人不仅不给茗面子,还称茶为“冷面草”。宋初担任御史符昭远就是这样的主,同僚很难理解这位御史大人为什么何喝茶。岂料符御史叹曰:“此物面目冷峻,了无和美之态,真可谓冷面草也。饭余嚼佛眼茗,以甘菊汤送之,亦可爽神。”

当然,古人喝茶并不像现代人那样,抓一小把茶叶往杯中一仍,开水一冲端起就喝,程序相当复杂繁琐。不仅对用水、火候等十分考究,且非常注重冲泡过程的艺术化及辅助工具、材料等。故而。

古人也喜欢“晒”装、煮、喝茶的工具。不过,明代史学家谢肇淛引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散者则不蒸而干之”推断,“始之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也就是说,南宋以后,类似今天的绿茶就已出现,人们便开始直接泡茶,茶道也渐渐渐远……

幸好唐宋文人骚客酷爱“晒”茶,使我们知道了茶思想提炼、茶文化发展的历程……

赵柒斤

B 人工智能创作尚停留在“模仿”阶段

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文学?严寿激教授表示,人工智能是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创作的东西,因为文学是要创作的,而机器能读很多东西。问题是假定它选出来好的标准是什么?过去认为好的,现在标准变了,机器是否知道,这是

个问题。假如社会发展的话,标准会变,过去好的现在未必好。

还有一点,人工智能的影响对文学来讲并不是太大。

比如写诗,人工智能最多是模仿,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优秀的诗歌作品可以跟杜甫之类的媲美。

C 诗歌创作 人工智能有特殊优势

写诗有三大要素,第一是要表达人的情感;第二是有了情感需要词汇来表达;第三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王兆鹏教授指出,在这三个方面,人工智能有其特殊优势。虽然目前人工智能不能理解人类情感,但今后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可感知人类情感并加以分析,通过学习上百万首诗词的所有表现方法并分析和最优化组合,是可以写出比较好的诗,但是否能超过人,还要假以时日。

针对诗歌是否能达到独创性的问题,王兆鹏教授说:“任何创造都是在完成前人的创造经验和创造技巧上产生的,而在这个传承方面机器人可能有人所不可替代的。”他进一步指出,机器写诗背后虽然没有一个活生生的诗人,但可以作为一种脱离创作者而独立存在的文学类型。机器写诗,其实不是要代替人写诗。就像我们的印刷体一样,但我们也有手写体,它可以帮助我们写诗写得更好。

D 智能写作或将催生一个新文类

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写诗?南方科技大学陈跃红教授表示,机器写诗是机器写作的一个部分,现在已经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大类。今天大家在智能手机和智能电视上阅读和看到的大量新闻,基本上都是机器写的。

机器写诗有两个因素要考量,一是写什么样的诗?一般的诗、模仿的诗还是好诗、经典的诗?就经典诗歌的层面而言,现在还看不到突破,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时间很短,但是在一般诗歌的层面上,无论大家知道的小冰还是它出版的诗集,都已经达到了一般标准。

针对人工智能能不能超越人类感情?陈跃红教授认为,假定机器人写诗不超过莎士比亚、超过李白、杜甫,但是它会不会是一个新的文类?如小冰就已经写出3万多首诗,部分诗歌在网络上的

采购已经超过10万多册。“你能说它不是诗吗?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写作、机器写诗是一个趋势,它为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文类。”

诗是人类的诗性思维、形象思维的语言载体。诗歌上更加有一种非语法不可捉摸性,这是诗人成功的标志。

陈跃红教授表示,同样,机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借助大数据、借助诗歌规则的数据库,借助写诗的各种情感,那它写出的诗怎么说它不是诗?它只是一种新型的诗。

此外,陈跃红教授说,如果说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生产的负面作用的话,那可能是类型化的写作将变得越来越膨胀,这种膨胀是因为当大家借助机器或者用机器来进行写作的时候,能够大量的生产程序化、数字化。

本报记者 谢孟航

第31期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举行

四百学员 领略中国诗歌智慧

4月12日,第三十一期“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在孔学堂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带来题为《中国诗歌智慧》的讲座,贵州近400名厅、处级干部参与听讲。

讲座上,胡晓明教授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从诗歌史,诗歌与哲学、历史,诗歌与士人心灵,诗在今天的传承等方面探讨了诗歌的当代价值以及对现代人智成长的作用。他总结了“中国诗歌智慧”的三要素,即诗歌能让人“从浑浑噩噩、麻木、冷漠、迷失、虚浮的状

态中醒觉过来,恢复一种善感、柔软、真实的心;从跌倒、困顿、无尊严的人格状态中站起来,恢复一种站立的人格;从疲弱、平庸的生命状态中活起来,恢复一种刚健、活泼、进取的生命。”

干部学员王福奎表示,听了胡教授的讲解,对诗歌的意境和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要传承弘扬,更要把诗歌融入到个人的成长和生活中,净化我们的心灵。”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徒劳而有意义的尝试”——

徐圻教授剖析“清末新政”

4月14日,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贵州省哲学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徐圻教授在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上,为430余名听众带来了题为《徒劳而有意义的尝试——关于“清末新政”的考究》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徐圻教授引导听众了解“清末新政”的那些必然与偶然。《辛丑条约》签订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清统治者不得不实施变法革新,史称“清末新政”。但新政不但没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反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整整十年时间里,由慈禧太后开启,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朝廷重臣积极推动下,改革次第实施,有了某些“中兴”的气象。在一些方面,特

别是教育改革、军队改革和社会生活改革方面,“晚清新政”都超过了“戊戌变法”。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即在推进国家融入世界与维护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冲突中,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日趋保守,最后毫不退让,致使改革失败,进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对于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大清统治的慈禧等人来说,“晚清新政”是一次徒劳的尝试;但对于后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包括辛亥革命、讨袁护国、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等来说,“晚清新政”的过程及其得与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启示。

本报记者 谢孟航

